

古医籍音训例说

贵阳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 王筑民

音训是一种训诂方法。了解与掌握这种方法,有助于解决阅读古医籍中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。

训诂最基本的功能是解释词义。解释词义的途径可以不同,直接解释词义者谓之“义训”;从字形结构的分析来说明词义者谓之“形训”;以字的读音为线索来探求词义者,即为本文所要介绍的“音训”。

音训方法十分重要。清代学者段玉裁说过:“小学有形、有音、有义,三者互相求,举一可得其二……圣人之制字,有义而后有音,有音而后有形。学者之考字,因形以得其音,因音以得其义。治经莫重于得义,得义莫切于得音。”王念孙更认为:“诂训之要,在声音,不在文字”。

音训为何如此重要呢?原因在于:虽然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,形与义有着直接的联系,然而文字毕竟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,而就语言来说,人们总要通过语音方能了解语义。因此,汉字表达的语义,固然有时可从字形结构去分析,但在许多情况下,却又须运用音训的方法,以字音为线索去探求与训释。

从形式上看,凡以音同音近的字为被释词作出训释者,皆属音训。以作用而言,音训又可分为“破通借”与“求语源”两类。现分别举例介绍如下:

一、破通借——依音破字,易字释义

古籍中,常有这样的现象:一个字被用来替代另一个与它意义毫不相干,只是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。这种现象叫做“通借”。其中,被替代的字叫“本字”,用以替代本字的则叫“借字”。清人王念孙说:“字之声同声近者,经传往往假借。学者以声求义,破其假借之字,而读以本字,则涣然冰释;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,则诂籀为病矣。”这段话说明:阅读古籍,须能识破通借现象,求得本字,方可正确理解原意。其方法则是:依借字之音以求本字,改以本字释其语义,简言之,即:“依音破字,易字释义”。这是音训的一项重要用途,称为“破通借”,亦称“破读”。例如:

(一)《素问·骨空论》:“失枕在肩上横骨间,折使掄臂齐肘正,灸脊中。”王冰注曰:“掄读为摇,摇谓摇动也。”(按:“掄”,顾刻本作“掄”,据守山阁本改。)

王冰此注,正是以字音为线索,破借字,求本字,改以本字释其语义的音训,说明“掄”为“摇”的借字,当按“摇”的语义训释。“掄”属上古余纽侯韵,“摇”属余纽宵韵,二字双声,“侯”、“宵”二韵具有旁转关系,例可通借。《礼记·玉藻》:“夫人掄狄”,疏曰:“掄读如摇,狄读如翟,谓画翟翟之雉于衣”,此为“掄”可借作“摇”之佐证。训诂术语“读为”以及“读曰”,一般皆用以表示破读,但表示破读则不一定皆用“读为”、“读曰”。

(二)《素问·气厥论》:“大肠移热于胃,善食而瘦人,谓之食亦。”王冰注曰:“……食亦者,谓食入移易而过,不生肌肤也。亦,易也。”

王冰此注,破“亦”为“易”,表明经文此处“亦”借作“易”。“亦”属上古余纽铎韵,“易”属余纽锡韵,二字双声,“铎”、“锡”二韵旁转,故可通借。《列子·黄帝》“二者亦知”句,晋·张湛注曰:“亦当作易”,《释文》(唐·殷敬顺纂,宋·陈景元补)曰:“亦本作易”。是为“亦”可借作“易”之证。训诂术语“某,某也”,在此用以表示破读。

(三)《难经·八十难》:“经言有见如入,有见如出者,何谓也?……”滑寿《难经本义》注曰:“……如读若而。《孟子》书‘望道而未之见’,而读若如,盖通用也。”

滑氏此注,亦为破读,破“如”为“而”。“如”、“而”双声,均属上古日纽,读音相近,此即据以破读之线索。术语“读若”(以及“读如”),多用以注音,但亦用于表示破读通借。

(四)《素问·平人氣象论》:“死心脉来,前曲后居……”俞樾《读书餘录·内经素问》曰:“居者直也,言前曲而后直也。《释名·释衣服》曰:‘裾,偃也,偃偃然直’。居与偃通。王注曰:‘居,不动也’,失之。”

俞氏所云“居与偃通”,亦即破“居”为“偃”。“居”、“偃”皆属上古见纽鱼韵,此即据以破读之线索。术语“某与某通”,亦常用以表示破读。

二、求语源——据音索源,通其音义

语言发生时期,什么意义用什么语音表达,并无必然性,而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。因而,相同相近的语音,可以用来表示毫不相关的事物或意义。

但是,汉语中也还有另一种现象:某些不同的词,读音相同或相近,而意义亦有相通之处。这种现象的存在,正是因为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,音与义的结合,又还有着并非偶然的情况:社会的发展,人类认识的发展,促使语言也要不断丰富与发展。于是,同一语音,有时就被用来表示若干具有某种联系或某种共同点的不同事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相同的语音可能发生变异而不再相同,但这种变异是有规律可寻的,变异后的语音一般也仍是相近的。这样,便出现了音同音近义相通的现象。由此可见,音同音近义相通的现象,实际上是某些词具有共同的语源,或者说,是它们在语源上具有亲缘关系的反映。

音同音近,若语源相同,则词义相通,故可择彼释此。因此,便有了“求语源”(亦称“推原”)的音训。其方法是:“以语音为线索去探求与某个词具有共同语源的其他词,沟通这些词在音、义上的亲缘关系,从而用音同音近义相通的词为被释词作出训释;简言之,即:“据音索源,通其音义”。例如:

(一)《说文解字》:“瘕,小儿瘕瘕病也。”段玉裁注曰:“瘕之言掣也,瘕(疾)之言纵也。”

此注正是“求语源”之音训。段氏以语音为线索,探求得与“瘕”、“疾”分别具有共同语源的“掣”、“纵”二词,沟通其间音、义上的亲缘关系,从而以“掣”释“瘕”,以“纵”释“疾”。说明“瘕”与“掣”音同音近义通,“瘕”义与“抽掣”有关;“疾”与“纵”音同音近义通,“疾”义与“弛纵”有关。读此注,即可知“瘕疾”乃一抽一缩之抽风。“瘕”、“掣”皆属上古昌纽月韵,“疾”、“纵”皆属上古精纽东韵,分别具有双声兼叠韵的关系。求语源的音训,多用训诂术语“之言”以及“之为言”来表示,但亦不尽然。

(二)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:“愿闻十二藏之相使,贵贱何如?”王冰注曰:“藏者,藏也,言腹中之所藏者,非复有十二形神之藏也。”

王氏所云“藏,藏也”,是一种特殊的训诂方式,称叫“同字相训”。被释词“藏”与训释词“藏”字形相同,所指却各不同,前者是“藏府”之“藏”,后者则为“贮藏”之“藏”;其读音也有一定的差异,但仍相近。此注用的也属求语源之音训,以此揭示出“十二藏”之“藏”与“贮藏”之“藏”具有语源上的亲缘关系,它们音近义通,“十二藏”之“藏”在意义上与“贮藏”之“藏”有关。

(三)《素问·痹论》:“风寒湿三气杂至,合而为痹也。”李念莪《内经知要》、张隐菴《黄帝内经素问集注》之注文均云:“痹者,闭也……”。

“痹”、“闭”皆属上古帮纽质韵。以“闭”训释“痹”,

表明二字音同音近义相通,“痹”有“闭”义。“痹者,闭也”之下,李注又云:“阴气合病,则闭塞成冬之象,故血气不流,经络壅闭,而痹斯作矣”,张注亦云:“邪闭而为痛也”,均是进一步申说此意。求语源之音训,常用以表示事物命名之由来,此即一例。

(四)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:“阳气者,大怒则形气绝,而血菀于上,使人薄厥。”汪切菴《素问灵枢类纂约注》云:菀,“鬱同”。

“菀”、“鬱”双声,同属上古影纽。汪注以“鬱”释“菀”,亦是“通其音义”,说明“菀”、“鬱”具有音同音近义相通的关系,“菀”有“鬱”义。按:今考上古影纽以及同属喉音之匣纽字中,不少具有“包囿屈曲,不得舒伸”之义。例如“冤”、“菀”、“宛”、“蕴”、“憂”、“抑”、“悒”、“瘡”、“枉”、“淤”、“翳”,又如“環”、“垣”、“圉”、“園”、“囿”等等。明此,《素问·疟论》“少气烦冤”之“冤”、《灵枢·卫气失常》“菀蕴不得常所”之“菀蕴”,均可解矣。

(五)《素问·移精变气论》:“余欲临病人,观死生,决嫌疑,欲知其要,如日月光,可得闻乎?”张隐菴《集注》云:“嫌疑者,不能决其死生也。”

此例经文中之“嫌疑”,即是“狐疑”。故张注释作“不能决其死生也”。

双声或叠韵连绵词中多有“形虽异,音相近,义亦通”的现象,例如“盘桓”、“盘旋”、“便旋”、“徘徊”、“徘徊”诸词之义便相同相通。这是因为语音变异具有规律性,这些词的声、韵存在相通相转关系之故。不明此理,遇此必望文释义,生出差错。“以音求义,不限形体”,则可求得正确的解释。这种沟通工作,亦属于“通其音义”的“求语源”音训范畴。

“嫌”、“狐”属上古喉音匣纽,“疑”属牙音疑纽。喉音与牙音有通转关系。因此,“嫌疑”、“狐疑”皆可视作双声连绵词。且“嫌”、“狐”正纽双声。故可以“狐疑”训释“嫌疑”。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卷六曾论及此事。王氏并云:“大氏(抵)双声叠韵之字,其义即在乎声。求诸其声即得,求诸其文即惑矣。”

了解与掌握音训,对于读懂古医籍十分重要:它既有助于深入理解前人为古医籍所作的注释,又能启示我们正确使用音训方法去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某些问题。但是,应当防止滥用音训的弊病。切不可任意破字,亦不可认为凡音同音近的词其义皆相通。破通借要有充分的佐证,“通其音义”的训释,训释词与被释词之间应当确有语源上的亲缘关系。

更正:本刊1981年12期61页文章署名王家骥应更正为汪家骥,并向作者致歉。